

筆記小說大觀

集

明鄭瑄著

昨非庵日纂

第四冊

進步書局校印

半地紀

昨非菴日纂卷之九

明 鄭瑄輯

惜福

殿上刻耕夫一著半餐。念夏畦幾番揮汗。屏中繪織女寸縑尺帛。思寒窗無數拋梭。昔人示儉有草。戒侈有銘。無非為此身留餘地。勿謂布被皆詐也。纂惜福第九。宋仁宗嘗語近臣曰。昨因不寐而饑。思食燒羊。近臣曰。何不索取。曰。恐遂為例。寧忍一夕之饑。不可啟無窮之殺。或獻蛤蜊二十八枚。枚千錢。曰。一下筋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遂不受獻。

元世祖每思太祖創業艱難。俾取所居地青草一株。置大內丹墀前。謂之示儉草。蓋欲使子孫知勤儉之節也。

宋虞愿為散騎常侍。明帝起湘宮寺。費極侈。又起莊嚴刹十層。不可。立分為兩刹。各五層。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曰。陛下起此寺。皆百姓賣兒鬻婦之資。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浮屠。何有功德。

王旦晚年官尊。每家人賀壽。立止之。因語曰。遭遇如此。愈增憂懼。何可賀。每賜祿。見

家人置於庭。瞑目嘆曰：生民膏血，安用許多？每見家人服飾，即瞑目曰：吾門素風，一至如此，故家人有一衣稍華，必就庫易之，不敢令公見。

乖崖為令，嘗坐城門外，見有負菜歸者，問：安得此？曰：買之市。公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惰邪？笞而遣之。

家坐無聊，不念食力，擔夫紅塵赤日，汝官不達，尚有高才秀士，白首青襟。

齊虞玩之為少府，躡屐造席，高帝取屐視，斷處以芒接之。玩之曰：初釋褐時買此，已三十年矣。帝賜新屐，不受，曰：遺簪敝席，不忍棄也。

宋廢帝賜沈慶之几杖，給三望車。慶之每朝賀，乘犢鼻，無幃車。履行田園，無人從行。遇者不知為三公，嘗曰：我每行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時與馬成二。乘此車安之乎？并所賜几杖，固讓不受。

李若谷為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即止。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用不盡者以竹筒貯待客，嘗云：口腹之欲何窮？每加節儉，亦惜福延壽之道。

石崇儉擬王者，庖膳窮水陸，後房百數，皆紈綉金翠，而絲竹盡一世之選，竟以懷寶取禍。及見收，謂曰：奴輩利吾財耳。收者曰：早知財能取禍，何不散之？崇無以對，斬於市。

鄭亨仲日以數十錢懸壁間。椒桂葱薑皆約一二錢。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齏鹽風味，甚長久也。

李德裕每一杯羹，約費錢三萬。集珠玉寶貝，雄黃硃砂煎汁過三沸，即棄其滓。侈佚如此，崖州之行，豈可專咎牛奇章來？

漢明帝馬后既正位，愈自謙肅，常衣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謁望，見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

口腹何常之有？石虎食蒸餅，必以乾棗胡桃瓢為心，使折裂方食。及為冉閔所篡，幽廢，思不裂者而無從致之。唐貴家子炊食，必用煉炭，不爾便嫌烟氣。及亂離，市脫粟飯之，不啻八珍。豈口腹前貴而後賤哉？彼揀擇精好，皆驕奢使然，非天生而然也。吾見南方膏粱子弟，必擇甘毳溫柔，調以酥酪，恐傷其胃，而疾病正自不少。北方嬰兒卧土炕，噉麥飯，十餘歲不知酒肉，而彊壯自如。若乞丐之子，生即受凍忍餓，日一文錢，便果其腹。人生何常？幸處富貴，贏餘時時思及凍餒，無令過分。物無精粗，隨遇而安。此亦動心忍性之一端也。

巴東僧得一青磁碗，携歸折花供佛前。明日花滿其中，置少米，經宿米亦滿。錢及銀

皆然。自是院中富盛。院主年老。一日取碗擲於江。弟子驚愕。師曰：「吾死汝輩寧能謹飭乎？棄之不使汝增罪也。」

東坡硯銘：或謂居士吾往端溪可為公購硯。居士曰：「吾兩手。其一解寫字。而有三硯。何以多為？」曰：「以備損壞。」居士曰：「吾手或先硯壞。」

荆南孫儒之亂。米斗四十千。持金寶換易。纔得一撮。謂之通腸米。言饑人忌他食。惟煎米飲之。可稍通腸胃。

宋王允良旦寢暮興。燃燈治事。飲食宴樂。達旦始罷。人以為疾。余以為此驕癖。非疾也。每見紉袴子弟。常有日午始興。鷄鳴始寢者。然貧賤之家無之也。賢子弟無之也。勤以治生者無之也。驕奢淫佚。反天地之性。不祥莫大焉。

溟滓子居鄉。見枵腹終日者。皇皇求一飽而不得也。冬月單衣敗而不蔽體也。農夫終歲力田。莫給租稅。富商大賈。解衣怒馬。田連阡陌。傭保胼胝作勞。日僅錙銖。官人坐堂上。事敲扑。而囊鉅萬。貧民日饜糟糠。紉袴子厭常味。而廣求珍羞。以競豪奢。賤婦荆布不足。貴家姬恥常服。而盛購新奇。以誇美麗。廣廈細旃。侍者不稱苦而坐者稱苦。安車遠道。負者不言勞。而乘者言勞。擁重裘。坐煖室。猶然畏寒。而山

中之樵手足皸於冰雪揮羽扇臨水亭猶然怯暑而道上之旅流汗浹於背肩嗟嗟孰非屬毛離裏者乃苦樂霄壤若此也溟滓子惻然欲請於帝而均之夫均之上帝之力能矣能而不均必有說乎然溟滓子不忍見也

呂蒙正為相有士藏古鑑能照二百里欲獻以求知公曰吾面不過碟子大安用照二百里聞者嘆服以為賢於李衛公

東坡云吾借王參軍地種菜不及半畝而吾與子過終年飽菜夜半解酒輒擷菜煮之味含土膏氣飽霜露雖梁肉不能及也人生須底物而乃更貪邪乃作詩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菹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余題其廬曰安蔬

陶侃為荊州刺史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何為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怒曰汝既不力田復戲賊人稻孰而鞭之

唐乾符初有豪士錦衣玉食嘗謂門僧聖剛曰凡以炭炊飯先令燒熟謂之煉炭不然猶有煙氣難餐及被冠財產標盡昆仲數人與聖剛同竈餓伏山草中賊退買脫粟飯以土杯同食美於梁肉僧笑曰此非煉炭所為豪士慚無以對

宋張九成初年貧寒衣衾不備有送襲衣者却不受曰士處貧苦正是做工夫時節若不痛自砥礪則貪心生廉恥喪矣工夫何在

雪峰巖頭欽山至吳山下濯足澗側見菜葉而喜指謂二人曰此山必有道人可沿流尋之雪峰志曰汝智眼太濁他日如何辨人彼不惜福如此住山何為哉入山果無名衲。

東坡投荒時答程大侔云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大率皆無耳余擁山居公所無者盡有之不省何德享此惟日拈瓣香向古佛懺罪耳。

溟滓子布衣時無負郭田一畝僦屋而居今猶故也一日謂婦曰某官拙如此若輩應餓死矣婦笑曰君為布衣不餓死今有俸安得餓或得數金買春衫買筍魚進太夫人揚揚稱富則又笑謂婦曰子無輕視數金吾昔以教授自給即數金坐冷氈終歲今揚揚坐公府而旦暮得之於某足矣。

永寧公主嘗衣鋪翠襦宋主謂曰自今勿為此飾公主笑曰所費幾何宋主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傷生寢廣寶汝之由汝生

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

趙孝以父田禾將軍。任為郎。每告歸。常白衣步擔。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灑掃待之。孝既至。不白名。長不肯納。因問曰。田禾將軍子。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

甘矮梅先生通五經。從學甚眾。有其徒御史謁先生於家。留之饌。唯葱湯麥飯而已。因口畀一詩云。葱湯麥飯丹田煖。麥飯葱湯也可憐。試向城樓高處望。人家幾處未炊烟。噫。意深矣。

儉與慳原是二種。漢文帝衣不曳地。露臺惜百金之產。至百姓租稅動輒蠲免。此真儉也。若夫急於聚斂。廣田宅。遺子孫。至應酬交際。草惡酸醬。此真貪而鄙耳。夫儉不奪人。以奪為儉得乎。

王旦居家有貨玉帶者。弟謂佳甚。呈公。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公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亟還之。

宋王沂公曾與孫冲同榜。冲子京往謁。沂公留云。喫飯了去。飭子弟云。已留客。安排饅頭。饅頭時為盛饌也。食後盒中送數軸簡紙。開看皆是他人書簡。後截紙。

宋太祖見蜀王孟昶寶裝溺器。即碎之曰。汝以寶飾此。當以何物貯食。所為如此。不亡何待。

唐肅宗為太子。嘗侍膳。有羊臂臠。上顧太子使割。肅宗既割。餘污漫。乃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懌。肅宗徐舉餅啗之。上大悅。曰。福當如是惜。

范文正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得厚祿。欲養親不在矣。汝母又已早逝。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

漢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何以臺為。

盧懷慎儉約。嘗留客。諭內人曰。爛蒸去毛。勿拗折項。客疑是鵝鴨。少頃出粟米飯。蒸鉶而已。

盧遜父億。性儉素。告老歸洛。棋酒自放。及多遜參大政。服玩漸侈。億嘆而泣曰。家本寒素。今富貴驟至。不知稅駕地矣。

前輩語曰。忽聞貧者乞聲哀。風雨更深去復來。多少豪家方夜飲。貪懽未許暫停杯。此聞丐作也。嗚呼。富人一盤足供貧人七日飽者有矣。一宴足供窮人兩歲食者有矣。同託生為人。何忍擁肥自恃。半錢不予乎。寇萊公好聲歌。以綾帛賞妓。有詩。

云一曲笙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機窗下。幾度拋梭織得成。又云風動衣單手屢呵。幽窗軋軋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字字愷切。引而伸之。凡可約己施貧。當無不至矣。

石介為舉子時。讀易南都。王濟聞其窮。因餉客授以盤飧。不受。曰。今日固好。明日如何。

虞氏起高樓臨大道。日夕宴博於上。博勝掩口而笑。適三客過樓下。飛鳶啣腐鼠墮中。客舉面值其笑。二客恚曰。虞氏富樂久矣。我不侵犯。何為辱我。乃聚眾滅其家。荆川公少時。即厭華靡。任宜人衣以鮮衣。報不出門。衣亦輒污。後雖貴。未嘗製一紵衣也。居家惟着一青布直裰。巾履十餘年。往來鄉郭。乘小舟。盤膝以坐。見者不知為公。往往凌侮。家中卧處一板門。冬則置草為溫。有懷翁見之。淚下。買一牀與之。公始睡牀。仍無厚褥。嘗病羸。借軟褥於親識。愈即還之。

飲食於人。日月長。精粗隨分。塞饑腸。纔過三寸。成何物。不用將心細較量。

王璉為寧波守。自奉儉約。嘗見魚肉兼饌。撤而瘞之。世號埋羹太守。

范仲宣公將娶婦。或傳婦以羅為幃幔。公不悅。曰。羅綺豈幃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安

得亂吾家法。敢持至。當火於庭。

元英宗嘗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以縑木棉為之。重加補綴。嗟嘆良久。謂侍臣曰。祖宗創業艱難。服用節儉如此。朕敢頃刻忘之。

寇準為樞密學士。賜帛甚多。公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求一縑作衾襖。不可得。豈知有今日哉。公聞慟哭。盡散金帛。公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止一青幃。二十餘年。有破壞。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斬之。答曰。彼詐我誠。雖弊何傷。斬者愧焉。

杜衍食惟一麪。或言太儉。公曰。衍本措大。名位福祿皆國家所有。一旦去身。復為措大。何以自奉。

衡公岳知慶陽。僚友諸婦嘗會飲。在席者金綺爛然。公內子荆布而已。既罷。不樂。公曰。汝坐何處。曰首席。公曰。既坐首席。又要服飾華好。富貴可兼得耶。至今人為美談。

富者田連阡陌。金滿箱囊。飫甘饜濃。踏繡鋪錦。狼籍之餘。猶足嘔僮僕而飽狗彘。乃耕天織婦。早作夜勤。枵腹攢眉。兒贏女鬻。終歲如馬牛。而衣食如乞丐。又瞽目殘肢。鷄衣菜色。為道邊殮者。在在有之。彼驕奢安逸之性。豈與我殊哉。財止此數。富

貴既於我獨偏。貧憂自於彼獨苦。我既不樂施。以益彼不足。又不能崇儉。以惜己有餘。天何親何私。爾何功何德。而令久享此乎。

范忠宣公純仁。平生自奉養。無重肉。每退食。自公易衣短褐。自少至老。自小官至大官。如一。親族子弟有請教者。公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人家造屋太大者。必凶。昔智襄子為美室。士茁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下。厥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富貴於人。造物所靳。人至晚景。得富貴者。未免置第宅。售妓女。以償平生所不足者。如白樂天詩云。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未曾歸。司空曙詩云。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讀此二詩。使人悽然。

楊東山守吳。其母羅太夫人。嘗於園圃種芋。躬紡績以為衣。東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疾。既愈。出所積俸曰。此長物也。自吾積此。意不樂。果致疾。今宜悉以謝醫。則吾無事矣。平居首飾止於銀衣。止於布絹。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饑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哉。

嘗聞尚衣縫人云。上近體衣。俱松江三梭布所製。本朝家法如此。太廟紅紵絲拜褥。

立脚處乃紅布。其品節又如此。今富貴家。挑達子弟。乃有以紵絲綾緞為視者。其暴殄過分。亦已甚矣。

王起敬歷省寺。三任節鎮。而昧於理家。俸入盡為僕妾所有。老年寒餒。至與伶人分月俸。以自給。議者曰。祿仕之不能搏節。稍豐則飫。及狗彘及歎。則困。彼妻孥晚節。苟得盡棄。其平生者多矣。以王相國德望名品。而有此累。人可不思儉以足用乎。顏氏家訓曰。生民之本。要當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菓之畜。園場之所產。雞豚之蓄。埭園之所生。爰以棟宇器械。樵蘇脂燭。莫非種植之物也。能守其業者。閉門而為生之具已足。但家無鹽井耳。

張子韶手執一扇。過數夏。破即補之一皮履。汗弊闕裂。亦不易。頭上烏巾。以疏布為之。漬以墨汁。夏間汗出。或致墨汁流面。亦不問。筆用秃筆。紙用故紙。以至衣服飲食。皆不揀擇。或問子韶此其性耶。抑愛惜不肯妄用耶。子韶曰。汝且道我用心。每日在甚處。若一一自頭至足。理會此形骸。却費許多工夫。我不被他使。且要我使他。世人往往以我為鄙吝。以我為迂僻。我見世人役役然為此身所擾。自早至夜。應付他。不暇。特可發笑。

白主治生樂觀時變人棄我取我與卒以致富索襲好學不應辟命棄眾人所收收眾人所棄卒以成德趙盾晉卿而食魚殮晏子相齊一狐裘三十年趙咨令東海雙枯魚噉之二年不盡人衣食每如是寧至有饑寒之患貪棼之恥乎

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未敢失禮有一幹吏寄錢數千緡并氈車一乘直千緡使者於宅門候伺累日未敢送適有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縵縷使者聞知是相公夫人遽歸以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

隋煬帝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於端門街盛陳百戲胡客每過酒食店悉令邀延醉飽不取其直給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人皆驚其黠者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無衣者不以與之纏樹為何市人不能答

唐莊宗使人問郭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為勞今居深宮蔭廣廈反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為心今以一身為意艱難逸豫為慮不同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煩暑坐變清涼矣

李沆性直諫寡言笑時以為無口貌其自奉甚薄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

或言其太隘沆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大祝廳事已寬矣

齊明帝志慕節儉大官嘗進裏蒸明帝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破之餘充晚食又嘗用
兒筭以餘藥授左右曰此可更用

黃庭堅集云余謫宜州宿於城南所僦舍雖上雨旁風市聲喧聒人不堪其憂念家
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可無處耶夫方貴而逆思爵祿之去時既
貴而追思夫農桑之往時雖欲不儉不可得也

人生天地間語不可說盡事不可做盡心不可使盡衣不可穿盡飯不可喫盡福不
可享盡留此不盡者以貽子孫蓋留有餘於後人便有不足於今日善乎楊襄毅
公父瞻之言曰現在之福積自祖宗者不可不惜將來之福貽於子孫者不可不
培又曰現在之福如點燈隨點則隨竭將來之福如添油愈添則愈潤非是父不
生是子矣

高宗紹興十三年行郊禮進呈宿齋望祭青城幕上曰止是一宿不必枉費人力所
有宿齋處望祭殿只隨宜絞縛用蘆席青布之類不得侈大有司簡舊典合用珠
子坐褥上曰不事此也為主若事華麗恐非事天之意

唐初公主封止三百戶。太平公主至五千戶。率以七丁為限。開元以來。皇妹千戶。皇女半之。以三丁為限。或言太薄。上曰。百姓租賦。非吾所有。戰士出死力。賞不過束帛。女子何功而享多戶。且欲使知儉嗇耳。

寇萊公少富貴。喜劇飲。每宴客。多閤扉脫驂。在鄧州。不點油燈。雖寢室亦燃燭達旦。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成堆。杜衍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對客清談而已。二人皆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衍壽考終吉。準晚有南遷之禍。雖其不幸。恐亦奢侈之報也。

呂公著當李文靖公秉政時。自書鋪中。投應舉家狀。敝衣蹇驢。謙退如寒素。見者不知也。既去。問書鋪家。知是呂延平。乃共驚嘆。

馬亮典金陵於牙城艮隅。掘地求數百斤。鬻之以備供帳。其地乃偽國德昌宮。遺此鉛華之灰積也。李氏區區據江表。而淫色奢縱如此。欲國祚永長。其可得耶。

高力士於太宗陵寢宮。見小梳箱一。柞木梳一。黑角篋一。草根刷子一。嘆曰。先帝建義旗十餘載。方致昇平。隨身服用若此。將欲傳示子孫。永存節儉。具以奏聞。上至寢宮。跪奉。肅敬如不可勝。曰。夜光之珍。垂棘之璧。何以踰此。即命史書於冊。